

礼仪与系谱：香港黄飞鸿弟子百年史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 陈丽华

2011年8月6日,笔者有幸在香港参加了一次由其弟子主办的“恭祝黄飞鸿宗师160周年纪念联欢晚会”。活动开始前,由其弟子们主持的各体育会代表及醒狮,依次上书有“黄飞鸿”三个金色大字的大纛前拈香致敬;宴会正式开始后,首先由此次大会的主办者——宝芝林李灿窝体育学会会长李灿窝,连同黄飞鸿之孙黄源德,以及辈分颇高的黄飞鸿弟子们拈香合影,然后由嘉宾们为狮子点睛挂红。宴会期间,由来自香港各行各业,乃至世界各地的同门师徒们,轮番上台表演舞狮、拳术及其他功夫,台下五十余围宾客则凝神观看。活动渐至尾声,大家争相呼唤友,合影留念。现场自始至终锣鼓喧天,气氛热烈。

这一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礼仪庆典,具有多重的意义。它象征了在港黄飞鸿弟子们对于祖师的认同感,而这一认同感的建立,至少要追溯到百余年前,黄飞鸿尚在世的时代,便由于种种原因依次

* 本文的写作过程,曾得到诸多在港黄飞鸿弟子们的大力帮助,特别是李灿窝师傅及弟子、何锐江师傅、林凤球师傅、陈志强师傅及弟子、梁础良师傅、彭贵荣师傅及弟子,曾接受访问并惠赐宝贵数据,谨致上深深的谢意。程美宝老师曾对本文提出细致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来港开馆授徒的弟子们。黄飞鸿一生大部分时间活跃在珠江上的巨镇佛山和广州,而它们与处于珠江口上的香港咫尺可及,往来频繁。同时,香港处于英国殖民者的统治之下,经济与政治环境与内地迥异,也成为在粤弟子们便捷的避乱世、求生存之地。黄飞鸿从清末民初南派武师的一员,到今日几乎成为中国武术的象征,无疑深深仰赖一代代黄氏弟子们的努力。而另一方面,它也代表的是黄飞鸿正统的传人,不在别处而在香港,李灿窝就是其代表。这样一种谱系的建立,则至少要追溯到二战之前,黄飞鸿之妻莫桂兰来到香港的时代。纪念黄飞鸿诞辰庆典活动的出现及延续,便与莫桂兰派弟子们的努力有莫大的关系。至今,这一活动已经在港举办超过半个世纪。

本文便试图透过礼仪活动和师承系谱的建立,透视不同时间来的黄飞鸿弟子们,如何利用不同方式塑造师傅的形象,以及他们背后的生命故事与百年来香港社会变迁的关系。

一、清末至二战时期：林氏的发扬光大

最早来香港发展的黄飞鸿弟子,据说是其早年的弟子陆正刚。他早年曾跟随黄飞鸿及其父黄麒英卖艺售药,后来征得同意赴香港另谋出路,“设馆于荷里活道,铺位在陈财记附近,训徒兼营跌打医药”^①。当时黄飞鸿年纪尚轻,当约在1870年代。^②香港开埠方三十年左右,英国在港岛的诸多建设兴起,也吸引了大量粤省移民迁来,人口也较港开埠时迅速上升,荷里活道便是香港最早的一条街道。

① 朱愚斋《黄飞鸿江湖别纪》,上集,香港:南风出版社,1963年,页31。

② 据梁础良师傅告知,其堂叔年间出生的父亲,曾亲见陆正刚武馆门口,树立一黄色大旗,上有“黄飞鸿授徒”字样。梁础良师傅访谈录,2011年7月29日,香港。

据说黄飞鸿也曾应其邀请几次赴港,但有关其传人的情况尚不清楚。

第二位来港的弟子,便是曾在广州误伤人命而躲避来港的凌云楷,时间约在光绪末期。根据其派下再传弟子梁础良师傅的告知,他到香港之后改换他名,进入九龙船坞打铁部,负责近代轮船所需钢铁的接合工作。虽然尽量行事低调,但也有授徒,“在九龙红磡教习首位弟子;继后在红磡毗邻传授武艺,入室弟子有卞祺添、简民英、梁林、谭兴、吴南顺等八位”。而且据说“黄飞鸿宗师亦于清末民初常来香港造访凌云楷宗师(每隔两至三月来港一次)”。梁林、简民英等人在九龙巴士公司工作,其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可以让我们一窥战前武师与近代工会的历史的密切关系,但目前笔者掌握资料有限,尚无法进一步说明。^①

而十几年后方来港的第三位弟子林世荣,则无疑是在战前在港弟子中影响力最大的一位。“至廿二岁从游于黄飞鸿门下,二十余载,得其衣钵。至四十五岁在广州市设立林馆。”^②他和黄飞鸿的年龄实际上并未相差多少,后来由于乐善戏院与人争斗致人死伤事件,赴各地躲避,至1922年,约50岁的他受聘于香港肉行作教练,也到不少殷商富户家中任教,随后更建立林世荣国术团,招生授徒。

林世荣和他的弟子们,在20世纪30年代以降的香港非常活跃,也非常懂得利用近代社会的潮流作为营销手法,从而将黄飞鸿的影响力推向高峰。据其弟子黄文启记载:

^① 梁础良师傅访谈录,2011年7月29日,香港:梁础良《凌云楷宗师》,见《新加坡国术沙龙醒狮团纪念特刊》,新加坡:新加坡冈州会馆,2009年,页18。

^② 韦少伯:《林世荣先生履历》,《工字伏虎拳图说》,香港:大南兴凹凸印刷公司,1936年,无编号。

港中青年纷纷踵门求学,乃设馆于中环竹树坡,刊印虎鹤双形拳、工字伏虎拳行世,武术界奉为主臬。余商于港,病后体弱,药物莫能兴,乃从先师游,三月而复原,如国术健体,为任何体育运动所不逮也。乃商于先师,将吾门国术,发扬光大,与同门林子宾、林祖、李彰德、朱愚斋、陈伯祺、欧阳就、韩冲、韩开、胡立功等,创设南武体育会,先师任国术总教师,林祖先师犹子也,年少英伟,幼承衣钵,技术卓异,与同门张和任助教,慕先师名而入会者千余人。复聘北方武术名宿耿德海教授北派武术,凡武术家向深门户之见,先师不分畛域,合南北国术于一堂,共同切磋,汪洋大度,殊可风世。^①

文中提到的南武体育会,创办于1929年,当时的报纸亦有登载。^②从文中亦不难看出其背后的主导者,实际上是林世荣的一批颇有实力的学生。黄文启便自称“商于港”,而林子宾更号称是香港的“茶商巨擘”,在其中最为活跃,其他各行业精英亦不少。^③

该会组织的兴起,很可能源自近代体育组织精武会等的影响。“本港各团体中,或有设立国技部以为提倡,惟各团体中以国技体育为主旨者,只香港九龙两精武会而已。同人有鉴及此,遂以前日之技击团而改组之。”^④精武体育会1910年创办于上海,虽然尊奉河北人霍元甲为宗师,但成立前霍已去世,其创立及活动实际上是由陈公哲等广东商人所主导的。^⑤香港的精武会则是1922年由凌匹参

^① 黄文启:《先师林公世荣传》,见《林世荣特刊》,1950年代,林祖健身体体育会藏。

^② 《林世荣国术团改组》,《香港工商日报》,1929年8月26日,版15。

^③ 《林世荣特刊》,1950年代,林祖健身体体育会藏。

^④ 《南武体育会宣言》,《香港工商日报》,1929年8月31日,版15。

^⑤ 程美宝:《近代地方文化的跨地域性——20世纪二三十年代粤剧、粤乐和粤曲在上海》,《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2期,页3。

等人创立的,以后亦有从上海的本会聘请一些北方师傅任教,文中提到的耿德海便是其一。^① 30年代,耿德海也被聘来南武任教。^②

另一方面,则是民国时期国家对待武术态度的改变。所谓“国术”,即中国武术的简称,名称本身便与近代以来民族意识和尚武精神的流布有关。^③ 在该会成立前两年,也就是1927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国家名义上统一之后,对于各种竞技体育设施也更为重视,1928年即成立了中央国术馆,作为研究、推广和考核武术的中央机构,强调“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以便提高国际地位,一洗“东亚病夫”的形象。^④ 但这个极为政治化的举动,虽然并未让主导精武会等组织的广东商人得益,但各地政府与社会为国术投入更多资源,却为武师们扩大影响力提供了机会。

除了在组织和宣传语言上效法先进,林世荣显然亦深知现代印刷术对于传播其功夫的巨大帮助。“先师尝曰,吾国武技渐替,由于武师自私,吾尽技以授徒,若有十徒尽吾技,是有十林世荣也,国术发扬,民蒙其利,徒有令名,师亦蒙其荣。”^⑤ 因此在30年代,他先后刊行了《虎鹤双形拳》、《工字伏虎拳》等武术拳谱,这在南方的武师中是前无古人的做法,是黄飞鸿所不能为者,对后世影响非常大。笔者在今天的林祖健身体育会内,便有幸见到一本1936年出版的《工字伏虎拳》,书中一招一式,均由70余岁的林世荣亲自演示照

① 《香港精武会简介(88周年)》,《香港精武体育会特刊:庆祝88周年纪念暨第22届董事就职典礼》,香港:香港精武体育会,2010年,页46;陆慧心整理:《香港武林名师集》,香港:香港武术文艺服务中心,2005,页99—101。

② 在今天的林祖健身体育会内,还挂有一张1954年耿德海与其他南武创办人的合影。

③ 吴国商:《国术概论》,北京:北京市中国书店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影印,1984年,页1—2。

④ 《中央国术馆成立大会宣言》,1928年,见吴文忠:《中国近百年体育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页221。

⑤ 黄文启:《先师林公世荣传》,见《林世荣特刊》,1950年代,林祖健身体育会藏。

相,旁注文字说明。^⑥ 而这一手法,无疑也是受到精武会陈公哲等先行者的影响,“公哲童年时已开始学拳,深感中国学术之非科学化,因人而传,无一定规范。幸自少喜照相术,于两操场右隙地中,搭建光棚,摄制拳谱,鉴定姿势,分别层次”。在林书问世之前,他们早已出版了不少武术拳书。^⑦

黄飞鸿的故事开始在香港流布散播,也是林世荣及其弟子们推动的。20世纪30年代,林世荣的弟子朱愚斋,便开始在香港的报纸上连载师祖黄飞鸿的事迹,并在1933年结集成《粤派大师黄飞鸿别传》出版。他在文中称,“黄飞鸿者,是为予师林世荣先生之师,死距今六年而已。事迹非遥,至今粤人多能道之。乃据其毕生所历,缀以成文”^⑧。这本书也彰显了林世荣作为黄飞鸿传人的身份,在该书的扉页上,是坐在椅子上的林世荣与后面站立的朱愚斋之合影,题曰“粤派名拳师黄飞鸿得意弟子林世荣先生及著者斋公君”,其背面,则是林世荣表演铁线拳手法的照片和说明。书中除了黄飞鸿的事迹外,便是其早期弟子梁宽、凌云槽、林世荣等人的故事。而朱愚斋与林世荣接触日久,自然其形象亦更丰满。在民国时期武侠小说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朱愚斋的小说也得到当时人的广泛关注,据其1950年回忆,曾经被他医好脚伤的华字日晚报、华星小报编辑劳纬孟,以及小说家豹翁(苏伟明),对于他的文字修改和出版出力最大。^⑨ 其书也成为战后香港导演胡鹏,开始拍摄影响巨大的黄飞鸿电影的蓝本。^⑩

① 《工字伏虎拳图说》,香港:大南兴凹凸印刷公司,1936年,无编号。

② 陈公哲:《精武50年武术发展史》,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1年,页30。

③ 朱愚斋:《序》,斋公[朱愚斋]著、豹翁[苏伟明]鉴定:《粤派大师黄飞鸿别传》,香港:国术丛书社,1993年。

④ 朱愚斋:《自序》,《珠海群侠传》,香港:达强出版社,1950年,页1。

⑤ 胡鹏:《我与黄飞鸿:五十年电影生涯回忆录》,香港:三和贸易公司,1995年,页6—8。

在黄飞鸿小说出版之后三年,黄飞鸿的第四任妻子、40余岁的莫桂兰,也与黄飞鸿之前妻子所生的第十子黄汉熙一起移居香港。1910年代初,19岁的莫桂兰嫁给了60岁的黄飞鸿,亦学习其武艺并在宝芝林帮忙。早在1924年黄飞鸿过世前后,她便曾一度到港。根据李灿鸾师傅提供的一份珍贵的战前售要宣传单张,右侧书有“少林寺真传、广东黄飞鸿授莫桂兰”的字样,左侧则有如下说明:“原日跌打老医馆在十三行仁安街宝芝林,开张四十余年,因商团事变,老馆被[被]焚,迁往香港营业。今由香港迁回本市复业,此布。”而根据战后70年代莫桂兰自己的回忆,过世前的黄飞鸿亦曾同行,“自黄飞鸿与莫桂兰从内地到达香港后,居住于湾仔大佛口附近”^①。但若确实如此,为时也是非常短暂的。

1936年莫桂兰正式移居香港之后,至战后十余年的时间,虽然有黄飞鸿妻子的光环,其生活却是相当艰苦的,她和李灿鸾的家庭建立密切关系,也是在这一时期。根据李师傅的介绍,当时通过其徒弟、做售卖煤炭压饼生意的陈南介绍,莫桂兰得以结识当时创办泽群学校的父亲李吉初,并到其学校教授国术。由于依靠医术救助了李当时小产的母亲,关系遂更进一步,母亲将莫认作契母,故而1939年出生的李灿鸾师傅,自小便是跟随其左右长大的契孙,关系非比寻常。^②

随后不久,香港面临的国际形势不变,1941年底更沦为日占领地,黄飞鸿在港的弟子们也和当时很多移民一样,面临一段艰难的时期。李灿鸾师傅便曾回忆初期日人轰炸香港,他与莫桂兰二人

① 林海强:《黄飞鸿之遗孀忆飞鸿》,香港甘霖出版社(莫功夫),第1辑,1976年,页44。

② 李灿鸾师傅访谈录,2011年7月29日,香港,周树佳:《黄飞鸿遗孀洪恭威震湾仔》,《东周刊》,2004年10月27日,页172。

曾在街头遭遇炮弹,年幼的自已为尘土所覆,引致莫桂兰恐慌寻找之事。^③在港实力雄厚的林氏,这一时期亦似乎限于停顿,昔日规模不再。日占后林世荣曾一度回广东南海平洲躲避,其侄子林祖初期尚独立支撑,根据其女林凤珠师傅的回忆,当时其武馆设在弥敦道,日人来之前香港已秩序混乱,林祖应街坊要求,让周围的人把其名字贴在门上,便可免受骚扰,亦可见其影响力。^④但之后亦曾为躲避日人而回到大陆,“日本人入侵香港后,我一提黄飞鸿的名,他们就想起整个九龙交给我(管制),我不肯答应,他们就连夜包围我家,三次抓我去宪兵部。我后来逃到番禺,光复后才回到香港授徒和行医”^⑤。

在这一背景下,虽然黄飞鸿的弟子们、包括家人陆续移港,但没有证据显示战前的香港,曾举办过大规模纪念黄飞鸿祖师的活动。要到战后乃至1949年之后,更多黄飞鸿弟子因政治局势变动回流或涌入香港,武馆活动重新兴盛,加之外部环境,包括影视业的刺激作用等,黄飞鸿诞辰的纪念活动,才首次在20世纪50年代隆重登场。

二、战后至五六十年代:谁的黄飞鸿诞?

1958年,首届庆祝黄飞鸿宗师宝诞的盛大活动在港举办。当时的香港报纸,曾经详细描述了当时的情形:

你港国术名家黄飞鸿门人,前(廿三)晚七时,假座湾仔英

① 李灿鸾师傅访谈录,2011年7月29日,香港。

② 林凤珠师傅访谈录,2011年8月10日,香港。

③ 《黄飞鸿的守报人》,(南海乡音),总第76期,2008年1月,页21。

京酒家四楼，□□(原文不清，笔者注)举行庆祝黄飞鸿宗师宝诞联欢宴会，港九社会各界绅商名流文化界人士莅临参加及致送花篮者甚众，国术界到有陈斗、陈洁玉、耿德海、陆智夫、夏国璋、林嘉、梁日义等，武使明星关德兴、曹达华、林蛟、石坚、邵汉生、四瓜剑、胡鹏、邵碧云、秦小荣、祁筱英、雷艳梅、郑□影、黄金爰、任燕等，宾主云集，济济一堂，觥筹交错，情形相当热闹。席次，黄飞鸿夫人莫桂兰大师，倾□□同门嫡传弟子绰□女脚王邓秀琼，联合刘湛健身院表演醒狮绝技，黄飞鸿国术社、林世荣健身院、何立天健身院，各拳师卞祺添、简民英、林祖、陆镜荣、梁永亨、胡云飞、贺中汉、王苏、刘启东、马炽江、钟小波等，分别表演国术助庆，英京楼头狮放雷鸣，全场气氛，精神激发，各拳师演出黄飞鸿宗派惊人武艺，刀光剑影，拳来脚去，宛若游龙，获得观众哗声不少。^①

在这些参加者当中，既有武术界的同仁，也有影视界的明星，更有其同门派下在社会上建立了地位的拳师们。若从人数上而言，当然仍是林世荣系的弟子们势力最为强大，其中林世荣健身院、林世荣弟子刘湛的健身院，以及林祖以降诸多武师，都是出于其门下，在此前后也诸多人自立门户开健身院；而卞祺添和简民英，则是早期来港的凌云槽系弟子；何立天与刘启东，则是1949年因国内政治形势变动而来港的邓芳之弟子。这一支系在香港战后社会也相当重要，一方面邓芳广收弟子而影响力颇大，另一方面，弟子何立天也颇经营得法，其弟子钟灿辉，更曾在1957年参加台港澳武术选拔赛，荣获轻量级乙组冠军，入选成为征韩国手。在民族情绪的渲染之

① 《黄飞鸿门人庆祝宗师宝诞盛况》，《香港工商日报》，1958年8月25日，版6。

下，一时间地位崇高无比，“旅港黄飞鸿同门，以钟君年少英勇，习技两年，竟能有如此成就，实非易事，足表现洪家国术之精神，为国争光，其志可嘉”^②。虽然后来由于韩战爆发而未能真正去“征韩”，但当年黄飞鸿的弟子们便组织起来为其举办了盛大的庆功宴，也成为次年以降黄飞鸿先师诞的滥觞。

这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核心人物，无疑是“黄飞鸿夫人莫桂兰大师”，文中提到的黄飞鸿国术社，便是由其在战后创办。莫桂兰的影响力，在战前与战后似乎有很大的分别，这大概与战后社会氛围的改变有极大关系。战后大量移民涌入香港，人口骤增一倍，加之当时国民政府已经迁台，香港亦成为其争夺政治影响力的舞台，与民族情感连在一起的国术传统亦受到鼓励，从而提升了其社会地位。更何况，老一代的黄飞鸿弟子们已经逐渐凋零殆尽，昔日年轻的莫桂兰，逐渐成为在这个圈子中辈分最高、最有影响力的人物，那些年龄甚至比她还要大的再传弟子们，亦须对其礼让有加。

更为重要的，战后的莫桂兰以妻子的身份，高举起了黄飞鸿和宝芝林的旗号，无疑具有其他人所不具有的正统性。发生在1960年的一场风波，便是这一身份的最好体现。当年法庭上有一因打架事件被政府递解出境的黄姓老翁，自称乃黄飞鸿之侄，引起莫桂兰极度不满，召集记者说明，极力撇清二者的关系，当时的报纸上，还登载了她与黄飞鸿之子黄汉熙、之徒邓秀琼的合照，似乎在宣示其维护黄飞鸿形象的合法性。^③另外，笔者在今天的黄飞鸿健身学院同学会内，见到其神龛内供奉着一尊牌位，上书“先师黄飞鸿、莫桂

① 《参加国术比赛荣归，黄飞鸿同门欢宴钟灿辉》，《香港工商日报》，1957年12月16日，版8。

② 其后报导显示此人早年可能有随黄飞鸿短期学习，自称其侄则显然是附会。《师大澳门徒聚酒家，莫桂兰昨天招待记者，否认黄飞鸿有侄儿》，《大公报》，1960年8月26日，版4。

兰之灵位”。莫桂兰的弟子们告知，入该院的学生虽然是跟随莫桂兰学习，却要首先拜过黄飞鸿的牌位，以示以夫为尊。^①因此黄飞鸿的符号，亦几乎成为莫桂兰弟子们的专利。

不过，黄飞鸿的弟子们，似乎也在创造着自己的礼仪传统。早在战前的1940年，林世荣的弟子们便带领门徒，为当时已经81岁的林世荣举办过一次庆寿大会，与会百余人曾合影留念。^②战后以林世荣健身院为依托，则似乎有每年举办林世荣先师诞的传统，笔者目前所知的是在1953年，林世荣的弟子们曾举办了一次“纪念林师在港授课三十二周年”活动，当时报纸刊载了其弟子们的照片。而次年年初，同门们便为当时年方44岁，但已经徒满香江的林祖，举办了盛大的寿筵。^③这两大庆典活动，一在年尾，一在年初，便成为其后的林世荣健身院及林祖健身院最重要的礼仪活动。前者近年已不再举办，后者则由于林祖健康方面的原因，而停顿了两年。^④

在战后1948年方才来港的邓芳，原本是林世荣的弟子，在林世荣离穗之后跟随黄飞鸿学习，并在广州设馆授徒多年，颇有影响力。据彭贵荣师傅描述，其来港时，曾受到很大欢迎，派头十分大。^⑤1953年，邓芳在74岁寿辰之时，其门人也为其举办过盛大的庆祝活

① 陈志强师傅访谈录，2011年7月26日，香港；李灿尧师傅访谈录，2011年7月29日，香港。

② 1940年8月16日照片，见《林世荣特刊》，1950年代，林祖健身体育会藏。

③ 谢天壤摄影片，《华侨日报》，1953年11月8日，页12。

④ 《林祖师傅四秩晋四寿辰嘉宗同门合影留念》，1954年，林祖健身体育会藏。

⑤ 林凤珠师傅访谈录，2011年8月10日，香港。

⑥ 彭贵荣师傅访谈录，2011年8月3日，香港。

⑦ 《邓芳师傅七秩晋四与男女门人合影》，《华侨日报》，1953年1月19日，页15；《何立天、阮凌、刘启东三健身院联合庆祝邓芳先师诞大会》，《华侨日报》，1964年12月4日，版8。

则至少从1958年开始，便有每年举办关帝诞的传统。^①

1964年成立的务本艺术研究院，同样以提倡国术加岭南艺术（粤剧等）相标榜，则又创造了新的传统。该院是黄飞鸿弟子与林世荣弟子联合创办的，但在其中，林世荣的弟子无疑占主导力量。^②按照当时的报纸记载：

已故名拳师林世荣弟子潘季一、马芝容、梁永亨、陈汉宗、陆镜荣、王利等新组织之务本艺术研究院（新院址旺角福泽街三十二号八楼），前日下午六时，假金唐酒家二、三楼全厅举行成立开募典礼暨庆祝洪拳始祖白鹤先师宝诞。参与盛会嘉宾及同人数百人，情况热闹。仪式简单而隆重，席间，由梁永亨讲述庆祝白鹤先师宝诞之意义甚详，及研究院成立之经过。并有瑞狮、国术、歌唱等表演助兴，筵开五十余桌，觥筹交错，盛况空前。^③

可以看出，这一同样整合了黄飞鸿在港弟子们的组织，抬出了辈分更高的洪拳始祖白鹤仙师，作为共同拜祭的符号。按照朱愚斋的讲述，黄飞鸿也算是“岭南白鹤派”的传人，所以宝芝林大堂正中，也供奉着“前传后教白鹤仙师”的神位。^④但这一由林世荣的弟子们主导的组织，越过黄飞鸿而采取白鹤仙师，似乎也透露出有意回避的心态，这一组织也每年举办林世荣先师诞。

在务本艺术研究院成立之后几个月，黄飞鸿健身学院的弟子

① 《何立天健身学院关帝圣圣诞盛况》，《香港工商日报》，1958年8月11日，版5。

② 按照林凤珠师傅的话来说，其中90%都是林世荣的弟子。林凤珠师傅访谈录，2011年8月10日，香港。

③ 《务本艺术研究院庆祝白鹤先师诞》，《华侨日报》，1964年11月6日，版14。

④ 胡鹏：《我与黄飞鸿：五十年电影生涯回忆录》，香港：三和贸易公司，1995年，页7-8。

们,也为当时84岁的莫桂兰举办了一次盛大的寿宴。^①虽然已经年事已高,但她初期似乎也有参加务本艺术研究院的活动,1966年还任职当年的值理,但之后可能也由于健康原因,便很少见到其身影。^②

六十年代以降,不少弟子以各种形式,参与到小区的神诞活动中来,亦有人态度若即若离。从这一过程中,我们也可一窥他们与香港地方社会的关系,以及提升地位和扩大影响力的方式。

三、六十至七十年代:融入小区亦或走向世界

1965年,邓芳弟子何立天的健身院,参加香港佛门堂天后诞,大概是其中较早的。据当时报纸记载:

洪家名拳师何立天健身学院,定于明(廿四)日上午八时,全体男女员生齐集上环码头,应上环小贩会同人之邀约,参加该会专轮出发前往佛堂门大庙庆祝天后诞,届时由何立天师傅领导全体桃李担任表演醒狮参神大会,该会继于下午七时假座上环金华酒家隆重举行还炮联欢宴大会,并邀请各界男女善信莅临参加欢叙,并有精彩之醒狮国技表演,以供各界嘉宾欣赏。^③

可以看出赴佛堂门参神活动的背后,便有上环小贩会的邀请,所谓上环小贩会,是一群持有合法牌照的小贩联合组织的商会,这

① 《黄飞鸿健身院今祝莫桂兰寿辰》,《大公报》,1964年11月18日,版5。

② 《务本艺术院、林祖健身院今先师诞联欢》,《华侨日报》,1966年11月12日,版8。

③ 《何立天健身院庆祝天后宝诞》,《华侨日报》,1965年4月23日,版8。

一组织与何立天的关系,须要追溯到背后的人物关系。虽战后才来港,何立天在黄飞鸿的众弟子中,却是非常活跃的一位,据说他医术颇为高明,走进今日的何立天医馆,环顾四周,便可以见到不少病患者致送的牌匾及与患者的合影。他与香港革新会副主席潘太梁、南海同乡会理事长陈泰关系尤其密切,其以后参加的诸多表演活动,都与这二人的网络有关。^④上环小贩会组成的拜神组织正义堂,便是由潘太梁等人担任主事总理。^⑤

同时,由于何立天的医馆设在港岛东区筲箕湾,因此亦与该小区的神诞活动关系密切。筲箕湾乃是香港岛开发最早的小区之一,明代方志中便已经有记载,香港开端口之后,由于建筑及工业的发展,该小区人口也迅速增加,日趋繁盛,渔民更是主角。^⑥东区鲜鱼商会乃是战后1951年才正式设立的,但之前很可能也有同类的非正式机构。1948年由于国内政治形势变化,近60岁的邓芳移居香港,便应九龙首饰工会、东区鲜鱼买手商会邀请,传授拳技及狮艺。而据何立天弟子彭贵荣师傅告知,何立天1948年已来香港,在东区的鱼市场当书记,便是他介绍师傅邓芳夜晚搭船来筲箕湾教拳的。那时鱼市场曾组自卫队,学拳的人非常多。邓芳过世之后,何立天才自己开馆。^⑦可以看出,其与鲜鱼商的密切关系,由来已久。

至少在60年代末,何立天的体育会便参与了该地渔民一年一度最为盛大的神诞活动——谭公诞;从70年代前期开始,则可以明显看出活动背后受到鲜鱼商人的邀请。^⑧在今年的五月,笔者亦曾

① 《何立天健身院增设新院址,举行开幕礼》,《华侨日报》,1967年1月16日,版8。

② 《正义堂恭祝天后诞,何立天醒狮祝庆》,《华侨日报》,1967年5月13日,版8。

③ 郭少棠:《东区风物志·集体记忆小区篇》,香港:东区区议会,2003年,页4—5。

④ 彭贵荣师傅访谈录,2011年8月3日,香港。

⑤ 《何立天醒狮应邀庆祝谭公诞表演,并表演自由搏击娱坊众》,《华侨日报》,1972年5月22日,版12。

参加了谭公诞的祭祀活动,发现“何立天洪拳体育会”的大纛,是与“筲箕湾鲜鱼商”的旗帜一起出现、共同进退的,现在掌管该会的何立天之子何锐江师傅亦向笔者证实,二者之间的关系,已经建立了几十年了,非常稳固。^①现在何锐江与彭贵荣师傅每年参加的几个诞期,部分也可以追溯到当初师傅何立天所建立的网路。

在今年谭公诞的祭祀活动中,亦可以看出莫桂兰弟子在其中扮演了极为关键的角色。不但黄飞鸿健身学院同学会有积极参与,并且三支冠有宝芝林字号的体育会,即李灿窝、陈志强、何锦棠体育会亦有参与,在总共40个左右的参神队伍当中极为醒目。根据李灿窝师傅的介绍,由于租金问题,莫桂兰所创体育会也曾多次搬迁,从湾仔一带逐渐东移筲箕湾小区。从1974年开始,她便每年带领弟子们参加谭公诞的活动。但与何立天这样受商会邀请的形式不同,她是自己主动去参与小区和拜祭活动的,而拜祭之后花炮胜物的拍卖,是武馆收入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②在笔者的田野调查中,亦见到这些体育会的醒狮透过采青的方式,与小区的店家互动,并在酒楼举办盛大的宴会,拍卖花炮上悬挂的种种物品,来宾则竞相高价。由此,体育会便可以以神诞活动为依托,建构新的节庆活动,既与小匠人脉网络相结合,也获得了维持自身运作所需要的收益。

李灿窝师傅和筲箕湾小区的关系,则比莫桂兰还要悠久。因为从1963年开始,他便在筲箕湾的天主教学校慈幼中学任职文员,晚上再帮助莫桂兰医人和推广武术。由于莫桂兰不识字,所以开药方一类的工作,均由他承担。1969年之后,学生开始在校内成立国术

① 何锐江师傅访谈录,2011年7月26日,香港。

② 李灿窝师傅访谈录,2011年7月29日,香港。

组,并请其任教。^③由此以降,教育系统也成为其推广和扩展黄飞鸿武术影响力的重要舞台。

相较之下,林世荣的传人林祖,似乎对于此类活动远没有那么热心。虽然从战后五六十年代留下的证据来看,他和港九诸多行会都有密切关系,被聘为教练或医务顾问等,但从60年代至今,青衣的天后诞似乎是其唯一参与的神诞活动:

农历四月初三日,为青衣天后宝诞,林世荣、林祖两健身院,应英发堂当年主席梁源、周九,总理张培,周满整理事张植初、林海平、卢锦荣等之邀请,联同出狮往参神进香。此次为两院在港数十年以来首次出狮,故由林祖师傅亲自率领,制服鲜明,醒狮威武绝伦,往进香时浩浩荡荡荡荡备受该地人士欢迎,沿途醒狮采青,炮竹声与锣鼓声万头攒动,备极热闹云。^④

林祖与这一类的活动往往保持距离,我们并不知道其宗教背景是否有影响。据林凤珠师傅告知,林祖在战前与来自澳门的母亲结婚,由于母亲是天主教徒,因此父亲亦皈依天主教。故而在其武馆内,除了先师的照片之外,并不见任何神龛,诊疗室内倒是摆放着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像。但是,从事烟火运输生意的应发堂总理张培,却与父亲的关系极笃,因此能邀请到其参加神诞活动。几年之后,曾发生贺诞队伍武力争斗事件,此后便不再出狮,而只是去岛上参访而已。^⑤当然,这一事件背后可能隐藏了其所代表团体间错综

① 李灿窝师傅访谈录,2011年7月29日,香港。

② 《林世荣、林祖健身院醒狮应邀赴青衣庆天后宝诞》,《华新日报》,1966年5月25日,版8。

③ 林凤珠师傅访谈录,2011年8月10日,香港;《醒狮在青衣贺天后诞,两派武师争路血战,少林师傅林祖受辱》,《工商日报》,1970年5月8日,版5。

便是一个鲜明的体现。

李灿霞与莫桂兰的密切关系,是其生前便已透过其家庭建立的,无须赘述,在以后的发展中,亦可以看出其关系非比寻常。例如1966年其结婚时,报纸曾这样报导:

洪家名拳派掌门人莫桂兰师太之谊孙李灿霞君与卢育苏小姐,定于今(廿三)下午三时,在香港婚姻注册处举行结婚典礼,乾坤两宅于晚间七时假座湾仔英京酒家四楼,治喜筵款待港九各届亲友。^①

他与莫桂兰既有感情上的纽带,又多年亲聆教诲,至少从70年代中期开始,他便以其传人的姿态,出现在公众面前。在一幅1976年刊载的照片当中,代表黄飞鸿国术社表演兵器的他,身后大旗上便绣有“莫桂兰嫡传李灿霞”字样。^②

但是,在莫桂兰过世之前,似乎作了一个特别的安排,即再认李灿霞为契子,故1980年以降的报纸上,对于其身份的说法已经不同,时至今日,大家已经承认其义子身份。^③ 这样一种安排,在莫桂兰一方无异于让其由外转内,也在名分上极大地提高了其在黄飞鸿弟子中的地位,在掌握了黄飞鸿符号的莫桂兰弟子中,他同样是无可辩驳的正统传人。20世纪80年代,他成立了宝芝林李灿霞体育学会,并将传播黄飞鸿莫桂兰的功夫为己任。

回到本年度的黄飞鸿诞,这次盛会也可以看作是其多年努力在

① 《洪家名拳派莫桂兰今著作道太,为谊孙李灿霞完婚》,《华侨日报》,1966年12月23日,版8。

② 林涌强:《黄飞鸿之遗孀忆黄飞鸿》,香港甘泽出版社《真功夫》,第1辑,1976年。

③ 《黄飞鸿的守根人》,《南海乡音》,总第76期,2008年1月,页18。

复杂的关系,但与此类活动刻意拉开距离,也显示出林祖健身会在经营手法上与他会的不同。

与对小区活动的暧昧态度相反,林祖在本门专业的向外拓展上,似乎倾注了更多的心力。在20世纪60年代以降,他的几个儿子纷纷设立分院,独挡一方,其弟子和儿子更将其事业拓展到国外。1967年的报纸便曾载,在美国加州举办的空手道赛,邀请其在美徒弟黄耀桢进行表演:

查黄耀桢君,童年时在香港,曾师事林祖健身院苦练武艺多年,平素臂力超人,更兼天赋慧质,深获林祖师傅武术医学之真髓,造詣精湛,及后挾技赴美宏扬国术,享誉加州,因而与日本空手道未遑多让,中华国术界实与有荣焉。^①

这大概是林世荣遗留下来的传统,广泛地授徒,依靠徒弟的影响力,其影响力也迅速上升。时至今日,林祖健身体育会及其子林镇辉成立的洪拳学院,在香港及国外都拥有众多弟子,后者更在欧洲及美国各地设有十几个分会,其眼界早已超越了香港小区的界限,而是整个世界了。

四、八十年代至今:重树正统

在1982年莫桂兰去世之后,黄飞鸿诞也曾一度停顿了几十年。之后在莫桂兰弟子们的努力之下,又开始重新举办。现任宝芝林健身学院院长李灿霞,无疑是其中的领军人物,本年度的黄飞鸿诞,

① 《美加州空手道赛会,林祖健身院门人黄耀桢武艺精彩》,《华侨日报》,1967年9月19日,版8。

众黄飞鸿弟子们面前的一次展演。近年来他和黄飞鸿故里南海也保持了密切关系，来自南海的醒狮团也印证了这一点；同时，他也与黄飞鸿的后人保持了密切的关系，黄飞鸿孙子黄源德及曾孙等亦参加了此次盛会。而在黄飞鸿的众弟子中，由梁础良师傅率领的新加坡冈州会馆弟子们，是黄飞鸿早期来港的弟子凌云楷的传人，而这一系谱的建立，却是一向低调的梁师傅近年在新加坡方面压力下重新出山后的事；大家争相与之合照的香港武打明星刘家辉、刘家勇等，则代表了战前即辉煌一时的林世荣系弟子，林氏弟子众多，社会影响巨大，在香港及海外均有深厚的基础；何锐江、彭贵荣等师傅率领的团队，则代表了战后方来港的邓芳系弟子，来港虽迟，却能够深深扎根香港地方社会，从而在特定小区内具有无人能替的力量。而宝诞活动的主办人李灿窝，以及陈志强、何锦棠等师傅，则代表了战前即已来港、战后逐渐羽翼壮大的莫桂兰系弟子，他们拥有莫师傅下来的黄飞鸿及宝芝林符号，亦维护和强调着在黄师傅众多传人中，他系所无法比拟的正统性。

同时，宴会与会者也都收到了一本名为《侠医黄飞鸿——南少林洪拳的一代武学大师》的著作作为手信，这本2007年出版的书中，不但讲述了黄飞鸿莫桂兰的事迹，也将李灿窝师傅作为传人录入书中，文中便有多幅彩页，为李师傅表演黄飞鸿洪拳桥手的照片。而这本著作的作者，便是其弟子邓富泉。^①在这样一个场合，各行各业、乃至世界各地的黄飞鸿弟子们，无论怀着怎样的情感来到宴会，在缅怀祖师黄飞鸿的同时，也等于承认并强化了李灿窝的地位。

最后，在参加黄飞鸿先师160周年宝诞的宾客散尽后，李灿窝年轻的弟子们，依旧舞动醒狮，向李灿窝师傅同师母，以及黄飞鸿、

① 邓富泉：《侠医黄飞鸿——南少林洪拳的一代武学大师》，香港，作者自印，2007年。

莫桂兰的大旗——致意。在黄飞鸿的大纛之下，一个新的传统已经诞生，并会以正统的名义，将黄飞鸿符号在香港延续下去。

五、结论

历史上的黄飞鸿，在其生活的时代，在省佛一带已经颇有名气。然而他从南拳武师，到如今誉满全球，乃至成为华人武术的符号，却实实在在是在香港这块土地上发酵的，这就不能不提及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不同原因移港的黄飞鸿弟子们的拓展和宣传。

黄飞鸿弟子们在香港的发展及对于先师的塑造，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战前，以林世荣为代表的早期来港弟子们，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中，巧妙地运用国家的语言，将南方的武术也提升到国术层面，并利用近代印刷术及社团组织办法，从而将黄飞鸿的影响力推到一个高峰。无论是战前武侠小说，还是战后电影对于黄飞鸿的塑造，文字及人员的源头，往往要追到他这一脉弟子的影响。第二个阶段是在战后至70年代，黄飞鸿年轻的遗孀莫桂兰的地位日益巩固，不但成为黄飞鸿及宝芝林符号的合法用户，黄飞鸿形象透过层出不穷的影视深入人心，实际上也帮了莫桂兰的忙，让她成为凝聚在港黄飞鸿弟子向心力的灵魂人物。80年代她去世后，黄飞鸿弟子们的势力分布亦有所改变，直到莫桂兰嫡传的李灿窝师傅，开始出来执掌大局，重塑正统。盛大的纪念黄飞鸿宗师宝诞活动，便是我们观察黄飞鸿在港弟子如何透过礼仪和谱系表达彼此关系的舞台，也是了解他们与香港社会关系的一面镜子。

不过，礼仪并不一定是连续的，谱系也未必是固定的，黄飞鸿弟子们的历史，也不只是以上一个面向。从清后期首位黄飞鸿弟子来

港,到今日济济一堂庆祝黄飞鸿宗师宝诞,其间百余年来,纷纭变化,往往与这些弟子们在香港社会生活的变化息息相关。追寻其历史,便不能仅仅依靠目前所见,还要追溯其背后的经历和故事,与香港社会的关系。囿于数据,笔者文中描述的,只是黄飞鸿在港弟子中几位代表,还有诸多弟子们隐藏于闹市,他们与香港社会的故事,在如今建构出来的黄飞鸿谱系正统中,或许被忽略不计,或许被视而不见。而那些年轻一代的弟子们,在未来新的契机下,也必将以新的方式和工具,重新演绎黄飞鸿的故事。

鸿泥雪爪：吴荣光与《湖南苗图》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 谢晓辉

得益于前辈时贤的精心研究,学界已经对“理学圣地”南海西樵,及自“大礼议”后声名鹊起的明代南海士大夫集团有了相当深入的了解。^①同时,学界熟悉的另外一个故事是,晚清以降,以西樵为中心的佛山南海一带,产生了一批在思想、艺术、实业、学术、武术等方面走在中国最前沿并对世界产生影响的人物。^②而已有的研究中,对于佛山南海一带,从明代的“理学圣地”到晚清在实业、学术等诸方面的独树一帜的转变过程中,其所呈现的面貌,相关讨论仍属少见。本文尝试以吴荣光为个案,探讨自明清鼎革之后,随着从理学到朴学这一重大学术风潮的转变^③,曾经身在“理学圣地”的南海

① 相关研究可参考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叶汉明,《明代中后期岭南的地方社会与家族文化》,《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第15—30页;王元林、林杏容,《明代西樵四书院与南海士大夫集团》,《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第2期,第90—98页;David Faure, *Emperor and ancestor, state and lineage in South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② 如顾学鸿儒朱次琦、维新变法领袖康有为、一代武术宗师黄飞鸿、民族工业先驱陈启沅、清末出洋考察五大臣之一的戴鸿慈、岭南第一才女朱玉清、粤剧大师任剑秋、粤剧大师靓少佳、与张大千和溥心畲并称国画三杰之一的黄君璧、国画大师郑珉、雕塑大师傅天仇、著名医学家罗元恺、冠生园“食品品牌创始人”沈冠生、著名出版商石泉宜等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③ Benjamin A.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4.